

Bashi Niandai Sanwenxuan

1989

八十年代散文选



北京)



八十年代散文选

1989

《八十年代散文选》编辑部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袁银昌

八十年代散文选

1989

《八十年代散文选》编辑组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6 字数 115,00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5321 0623-3 I·499 定价：3.20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每年出版一册,本选集是第十册。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

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一九八九年的全国各报刊。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真、善、美的统一,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同时兼顾题材、风格等方面。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

因编选者水平有限,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谨请各方批评指正。

· 目 录 ·

1	渴望雨季·····	蒋 华
5	大青马·····	费凡平
20	有一颗星星是煤核·····	张爱华
27	岛人笔记·····	赵丽宏
38	促膝闲话中书君·····	柯 灵
46	惑·····	陈若颖
56	没有歌词的爬山调·····	郑云云
62	看着我的眼睛·····	杨薇颖
65	关中味·····	刘成章
69	我们的金铃子·····	周 晴
77	外园的梦·····	朱谷忠
84	家桃子·····	小 雪
89	死亡演习·····	朱晒之
94	不会寂寞·这个年纪·····	陶 己
105	惶惑三重奏·····	楼肇明

114	废墟	余秋雨
121	家事	徐开垒
130	女人的井	郭 骅
135	偶像	张 玲
143	清清岷江水	廉正祥、
154	何时?何地?何事?	刘烨园
167	明月几时有	舒 婷
172	静村	孙见喜、
175	黄河,你在说什么	李佩芝
181	去看红树林	黄宏地
186	复游泉城趵突泉记	贾宝泉
192	故乡与方言	张若愚
197	最后的珍重	曾 鐔
202	静夜,微微的车轴声	王宗仁
207	心灵空间之桥	张昆华
225	总想为你唱支歌	吕锦华、
232	闲人	贾平凹
240	遥远的校园	斯 好
251	画饼娘闲话	苏 叶
256	寄远友	苏小玲
260	站在柯灵先生门外	查志华

渴望雨季

蒋 华

夏天逝去燥热也逝去，可你却依然渴望着雨季。你一直在生命的绿中寻觅温暖，以使你的心不再失落。

整个夏天竟没有雨，整个夏天的燥热热得你坐卧不宁热得你心慌热得你有那种心被蒸煮的感觉。天是晴朗的心却未必是晴朗的。

可是你忍受住了这个夏天的燥热。

他们却不能忍受。他们终于在这个夏天平和地分手从此谁也不再依恋谁，尽管他们也流过泪分手时也挂着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可他们却终于分手了。那影子在阳光的照射下越来越离你远去，可你却没有让她逃脱掉你把她收紧然后埋在了心里。

于是你开始沉默，你就以沉默正视着世界，那些欢声噪声却远离了你你只有收紧在心里的那个影子。你终于享受了孤独。

你便诅咒上天诅咒这个夏季竟没有雨。燥热把雨水也蒸干了。你便在这燥热中挣扎，你知道他们谁都不愿再在没有内容的生活中挣扎，于是你只有沉默你只有让那个想念在心里悸动。

现在你生命中只有草只有绿，你觉得草绿得迷人可你也是草却绿得那么清涩。你一直渴望着雨季你知道雨打过绿也鲜嫩草也鲜嫩你也可能变得鲜嫩。绿在风中萌动着掀起一波一波的草浪。这草浪总使你眩晕你一眩晕便觉得绿充满你的生命充满你的希望。你的希望便是在那萌动中诞生于是你总有希望尽管你绿得清涩可绿却是你永远的明天。

燥热把雨水蒸干天便不再显得那么忧伤。可你的爱却残缺了于是你就在这晴朗的天下忧伤。你终于憎恨他们憎恨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你也不向你解释什么就让你在这突如其来中惊呆在这惊呆中承受超乎寻常的痛苦。突然你觉得你的脸有些潮湿你知道这不是天的泪而是你

的泪。你匆忙将泪揩去你不想让别人扫兴在这美好的天底下竟然有你在流泪。这个夏天没有雨只有阳光你就在这阳光下曝晒你知道你不再清涩而开始发黄。你终于害怕了害怕哪天你因为缺水而枯萎死掉；你也害怕那些草那些绿死掉草死了绿死了便不再那萌动之中便不能充满你的希望了。

你曾经发誓决不为了别人哭泣可最近你眼里却总在流着莫名的泪，你不知道这眼泪是为了你流还是为他们。你不再能控制自己你觉得孤寂得要命你知道没有谁能为 你 驱逐 掉这孤寂。或许他们只能给你温暖而不能为你驱逐孤寂，他们不知道你这孤寂中充满着依恋你深深依恋着。你想他们或许就是因为孤寂才分手的可你的依恋却不能使他们再重新回头，不能。依恋无所终只是在受罪，你们全都在受罪。

你终于失望了那样阴郁的天空竟没有一滴雨。雨季不再来？你已经在这饥渴中开始挣扎已经濒临枯萎。或许草的路就是你的路除了风中摇曳便只有依恋。那晚你作个梦 梦见了海，海却是绿的是死了的海；绿便是死了的蓝海因为绿失去了生命。他们曾答应带你一同去看

海结果他们却忘却了远离你了于是你记忆中便只有绿色的海。

于是你眼里便都是绿除了云天，天是蓝的却蓝得让人看了想哭因为有了雨。他们不给你希望他们把你打死在那死草死绿中让你远离那萌动，他们有了希望吗？尽管你一直在深深依恋着可你却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在依恋，你只是在没人的时候冲着天空喊爸爸喊妈妈这时你便想扑到某个人的怀里哭个痛快。天空离你是遥远的他们也是。

总是没有雨难道是你没有希望了吗？

很久你都没有唱那支你觉得酸楚的歌，你就在这饥渴中渴望着雨季。不管雨是下得缠绵还是下得狂暴，不管你全都不管只要下雨便行。你知道有雨你便有了希望，有了希望你便不再清涩也不会枯萎。

或许那海也一样有了生命。

（选自《人民文学》1989年1月号）

大 青 马

费凡平

我当年下乡的边境村，它就紧靠在中苏界河——黑龙江边。边境村不大，从村头走到村尾的那一排马号，还抽不完半截叶子烟。百十来户人家，加上我们这百十个知青，与江东苏联的农庄日日对峙相望，也从不往来。远远望去，边境村如同一艘搁浅在江边的小舟，那江边耸立的边防瞭望楼，便像是舟上一杆落帆的桅。

边境村是极其宁静的，宁静得使人感到无端的寂寞。唯有那马号里阵阵惊空的马的长嘶，才会使人感到边境村的存在。在阵阵回荡的马的嘶鸣中，顶数大青马的嘶鸣最高亢、最宏亮，这是一种充满雄性的、底蕴着骚动的长嘶！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知青，这声声原始的、狂野的嘶鸣，它常常使我想起远古人类的牧歌，更

唤起我阵阵落魄凄凉的伤感。

记得刚下乡时，我收工后不顾一天的劳累，也不愿洗一下身上和脸上的泥汗，总会情不自禁地去那一排马号里消磨时光。马号也恰恰正是村民们最爱汇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吹牛扯皮，总以最平常的方式，咀嚼着生活。我去马号不仅是为了欢喜马，而是为了能和村民一道说笑逗乐，听他们那道不完的种种驾车驭马的绝招，好排遣一些心中的苦闷。

有一天晚上，马号里的人都散去了，我斗胆靠近了村里一致公认的、那匹不服调教的属于俄罗斯种后裔的大青马。我趁它低头吃草不备之时，“嗖”地平地往上一跃，骑上了马背。可还未等我喊声“驾”，大青马却抬脚冲出了马号。一上道，大青马就狂奔起来。突然，奔驰中的大青马猛地一个急闪，我被摔了个嘴啃地，以致满口的牙齿都被震得松动了。当我晕头转向，从地上爬起来时，两眼惺忪地往周围一看，只见大青马就在我前面的不远处，月光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奇地窥视着我。我被它这神情所激怒了，又冲上前去，想不到，大青马转过头，朝我扬起后蹄，一声长嘶，丢下我，一溜烟地奔回了马

号。四周是静悄悄的……

事后，我仍天天去马号，也常常给它多添几把嫩草和青叶豆，偶尔也把家里带来的巧克力，省给大青马吃。大青马似乎对我友好了，也能顺从地让我抚摸它那昂起的脑袋，可它仍不让我靠近骑上它。

这一年的春天又姗姗来到了，草甸里，山崖上开满了绿茵茵的达子香。一天，我收工回来，马号前的一块空地上围着许多人。我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只见大青马被绑住了三条腿，放倒在地上。它一看到我，便拼命地挣扎起来，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朝我悲哀地望了望，发出了一阵凄楚的长嘶。大队的兽医举着一把银光闪亮的手术刀，走了过来，我立刻意识到，大青马此刻就要被阉割了。呵，从明天起，我也许再也听不到大青马那充满雄性和骚动的嘶鸣了。我的心顿时感到沉甸甸的，我蹲下身抚摸了它几下，深情地望了它一眼，挤出了人群，对于我这个无足轻重的知青来说，我都难于摆脱我自己的命运，又怎能帮助大青马摆脱阉割之运呢！

这个时候，老支书走了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小费，你好像很欢喜这匹大青马，这马阉割

后就交给你好好遛遛它，你如把它调教好，到秋天你就骑上它帮队里去看青，怎么样？”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和大青马几乎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清晨，大青马只要听到我在井台前的马槽边，吹起一声清脆的口哨，它便会从马号里跑来。它吮着清凉的井水，我给它梳理着鬃毛，暮色中，我跃入江水中游泳，它就在岸边守着我的衣服。此时，它常常也默默对望着江东的苏联。有一次，江东苏联的岸边，跑来了一群饮水马，此时，我正和大青马也在江边洗漱，突然，我惊愕地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色。大青马一看到对岸的马群，立刻骚动不安，一声长嘶，前蹄竖起，沿着江堤，狂奔起来，对岸的马群也惊动了，也沿着江堤狂奔而起，夕阳下，河岸立刻腾起一股烟尘，大青马的长鬃在狂奔中飘拂着，好似天鹅的两翼在急流中搏击。它四蹄拉平之时，不像在奔驰，而像在翱翔。夕阳下，我看得惊呆了。过了约有一支烟的工夫，它又从远处地平线出现，汗流浹背地回到了我的身边。

这一年，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有门路的走了，招工、上学、病退。由于我出身不好，有个曾

经给日本鬼子当过翻译的外祖母(后继的)，所以只能天天与大青马做伴在边境村。不过，老支书似乎很理解我，第二年，边境村终于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招生名额。老支书在马号里找到我，他说决定推荐我去。月光下，我握着老支书那双粗糙的手，激动地哭了起来。我填完表，骑着大青马，星夜赶到了公社，把表格交给了招生组。在回边境村的路上，我对明天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大青马似乎知道我将要离开它去上大学，心情一直很沉默。一连好几天眼睛里充溢着依恋难舍的目光。我给它添上好豆饼，它也不吃，总是用它那张柔和的嘴唇，在我手上摩挲。这种难分难舍的时光是最难熬的。大青马眼看着一天天清瘦，它怕失去我。我又何尝不怕失去它呢？可是为命运，为那个曾在我童年就百般希望的梦，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人的感情远不如马！特别是我又如何对得起大青马对我的一片耿耿忠情！

我万万没想到，我那绿色的大学梦，一星期之后，却成了荒原上沼泽地里的那一个无声的泡影。老支书喃喃地告诉我，我被招生组刷了下来，还是因为那个像影子一样追着我的外祖

母。

失望,无尽的失望,使我几乎对未来的一切都失去信心。这天清晨,天还蒙蒙亮,我骑着大青马,在村外旷达无边的草甸子上狂奔着,想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苦闷。大青马驮着我,像是很理解我似地,在草甸子上扬蹄奔驰。天边渐渐地呈现出一缕红云,我像个变态的人,仍然扬鞭猛抽着大青马,加速,加速,可是突然大青马一个急转,任凭我怎样抽打,它却面对着东方的那一片红云,一动也不动。我跳下马背,想到马前再教训它一番,可是我发现,此刻大青马的双眼泪汪汪的,它朝我扬了头,用潮漉漉的嘴唇,朝我脸上摩挲着,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我弄不清是受到何种感情的驱使,两行热泪也顺着腮帮滴落下来。我扔下手里马鞭,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大青马,竟在清晨的草甸子里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一年的秋天,似乎来得很早,霜降之后,满山的柞叶红得像一团团燃烧的火。我骑着大青马进山,去给在山里筑水库大坝的老支书送信。在回来的山路上,我忍不住那一个硕大的,长在岸畔的一棵桦树上的猴头的诱惑,丢下大

青马便向那高悬的猴头攀去。我终于摘到了这个猴头，谁料想，在我的背后出现了一只大黑熊，它频频地喘着粗气，伸出了巨掌，正要向我盖头劈来。我急忙扔掉了手中的猴头，顺着风，往山上跑。也许是大黑熊最恨顺风跑，它不时地用手掌，捋起眼前那撮胡乱披挂的长毛，它在后面紧追我不放。糟啦，我被逼到了崖畔边，它仍步步紧逼。我已不顾一切，抓住了崖畔边上一棵白桦树的树枝，想凭借这树枝，跳到下面的一块平地上，“咔嚓”一声，树枝断了……我双脚失控，便摔了下去，什么也不知道，晕了过去……

不知是过了多久，我隐隐地感到，一团热呼呼的，毛绒绒的东西，正贴在我的脸上，我以为是大黑熊，惊愕地睁开眼一看，是它，我的大青马不知怎么来到了我的面前，正俯首向着我。再往上一看，大黑熊似乎正在上面朝下窥视着我和大青马，好几次，它要作跳下来的冲势。我想支撑起自己的身子，赶忙脱离这个生命悠关的死亡之地，可是稍一动，浑身就像针刺般的巨痛。这时，大青马屈跪前腿伏在了我的面前，我挣扎了一下，终于爬上了它的背，大青马小心地屈起